

天竺旧事

金克木



天竺旧事
金克木

1953/54

三联书店

天竺旧事

金克木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77522

1077522

天竺旧事

TIANZHU JIUSHI

著 者：金克木

封面设计：叶 雨

出 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发 行：新 华 书 店

印 刷：文 字 六 〇 三 厂

787×960毫米32开本 4.25印张 61,000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 001—5,000

书号 7002·64 定价 0.85 元

小 引

人老了，前面要走的路不多，后面走过的路不少，往往回头一看，眼前就浮现一些人和事，写下来便成为回忆录。

名人大抵常有回忆录，回忆的都是一些名人、名胜、大事或者与自己有关的亲切的人和事。名人往往进入别人的回忆录。不名之人也往往由回忆名人和大事而得名。

中国古代有不少的笔记或随笔实际上包括了回忆录。这并不是在卢梭的《忏悔录》之类“舶来品”的影响之下才有的。不名之人记不名之事而得名的书，如沈三白的《浮生六记》，最近听说要重新出版了。这部回忆录倒是在现代的新文学潮流中才得到重视而且随潮流而浮沉的。可见以不名传不名究竟不是回忆录的正体。

我在老病之中难以伏案工作，也往往回头看走过的道路，路上出现了一些本来是一瞥而过

的人。这些来去匆匆路遇的过客中有的连名字我也不知道或则记不起来，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们的印象却鲜明地储存在记忆中而忽然再现，也想随手记下点来，可是以不名忆不名按体例说实在不够不上称回忆录，也说不上是随笔或笔记；那末就算是仿制品吧。

下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印度时的一些事的零星回忆，名之曰《天竺旧事》。

目 录

小引	1
一、不可接触者	1
二、托莱坞明星	5
三、维也纳钢琴学生	12
四、鸟巢禅师	22
五、父与子	31
六、地下工作者	41
七、现代“三大士”	51
八、“汉学”三博士	60
九、孟加拉香客	68
十、西藏朝圣者	78
十一、鹿苑三少年	84
十二、德里一比丘	91
十三、“欧亚型”女郎	99
十四、二等半车厢	109
十五、沉默之塔	122
附记	129

一、不可接触者

四十几年以前，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条狭窄的小街上有一所简陋的平房。这虽然差不多也在市中心附近，那时却还保留着大概十九世纪的风貌。

有一天，我正在这所房里同两三个朋友坐着闲谈。我刚到这天竺古国不久，脑中储存的有关资料同眼前出现的真实“信息”还不大对得上号。我见到的仅仅是“西天”的类似那时香港的一个小小角落。因此，听人谈话很觉得新鲜有趣。

忽然房门前出现了一个影子。接着，几乎是贴着门框进来一个人。他紧贴着墙，低着头，弯着腰，右手向上举到额际，做出行礼的姿势，一直不放

下来，左手拿着一块布样的东西靠紧臀部，仿佛是藏着什么宝物，生怕被我们看见。整个的人也是缩得小而又小，惟恐被发现似的，偷偷摸摸地钻进来。进来了，他象飞一般地飘忽而过，完全同墙上附着的一个暗淡的小影子一样，一瞥间就顺着墙一路转弯溜进了后面的厕所。厕所的门一开一关，影子不见了。

尽管是一瞥即逝，我却注意看了他的身形。室内光很弱，下午开着电灯也不亮。我只是当他沿墙走到距离我最近的一点时才看得稍为清楚。原来这是一个极其瘦弱的老人。头上的短发全白了，胸口凹进去，手臂和腿上好象根本没有肌肉，真是一层皮包着骨头。全身光着，只在下身腰部和两腿间缠着一块不白的白布。

朋友们似乎根本没有看见这位倏忽来去的人。

我禁不住问了一声：“这是什么人？”

“阿丘特。”（不可接触者）

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印度字，瞪着眼。

朋友明白了，用英语的译词又讲一遍，随即继续原来的话题谈。我感觉到好象是连语言中接触一下也不方便一样，便不再问下去了。

我们谈话很热烈，我沉溺在中间，竟没有再见到这飘忽进来的身影怎么飘忽出去的。

忽然外面院中传来一阵印度话，口气显然是训斥什么人。我向门口一望，才见到刚才那个身影，腰弯得更厉害，右手仍然举在额边，飞跑似地出了大门。

“他不该在这个时候来。”一位朋友说。

“他知道这里是中国人住，他才敢来。”另一位朋友说。

“那么他在大街上怎么办呢？”我的问题暴露出我对当时当地现实生活的无知。

“哈哈，哈哈！”朋友们一齐笑起来。

没有答复。

后来我才知道甘地把这些人叫做“哈利真”，意思是“神之子”，而且甘地的一身也是按照这种人的形象打扮的，只在下半身裹一块布。

再后来我才知道，英国统治者把这类人算做“表列种姓”。在印度总督的行政会议中有位大臣就是出身于这一“种姓”。印度独立时，他是制定宪法的重要人物。印度宪法中否定了种姓制度，取消了这所谓“表列种姓”。这位大人物就是安倍德卡博士。我在报上见过他的照片。他穿着西装，

同他所代表的人打扮得完全不一样。

再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所谓“表列种姓”，所谓“不可接触者”，也不是单纯的一个所谓“种姓”。这是古代社会的产物。象晋朝法显去印度时看见的那样，他们上街要敲木头让别人回避不碰见他们。在现代城市的大街上，这类人已经化为各种各样。我所见的是地道的一种。不地道的，化为可以“接触”的也有。住久了，接触到的各种人多了，对印度人的姓名的各种各样的来源和叫法了解多一点，加上中国古代社会的背景知识，我才略略得到对各种人物真实身份的“第六感觉”。这应当说是从见到那位弯腰曲背不断行礼的老人开始的。

可是在院中的那一场训斥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他了。真象一瞥而过的一个影子，然而鲜明的影子。

在我的心中，这类人的代表是他，而不是安培德卡博士。

印度独立后实行宪法几十年了。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了吧？他应当是过去的人物了，我想。

二、托莱坞明星

有个朋友是做过电影摄影师的，这天忽然来问我，肯不肯同他一起去看看印度的好莱坞。

我刚看过一部印度电影《银行司库》。这部电影已经在电影院里连续上演了几十个星期还上座不衰，其中的女主角一跃而为大明星。还不大懂印度斯坦语（印地语——乌尔都语）的我也看明白了情节，并且欣赏了歌舞和演技。因此，我欣然同意去。

一同去的有三个人。搭上电车一直到终点。这是那时加尔各答市区的边缘了，叫做托里根治。这里的电影厂便仿照好莱坞而自称托莱坞。

一到大门口，立刻有几个人迎了上来。快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身材

不高而健壮的人，只穿着一件短袖衬衫和一条咔叽短裤。这就是我的朋友的朋友，一位摄影师兼打杂的善于交际的人。

“欢迎！欢迎到托莱坞来。”

一阵七嘴八舌的互相介绍和自我介绍。其实，我们的面孔就是介绍信。我们的名字彼此大不相同，中国的太短，印度的太长，谁也记不得谁的。

“你们记不住我的名字，只要记住我是‘猴子’就行了。”这位热心的短小精悍的朋友对我们说，接着他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裸露的手臂上和两腿上汗毛一片黑，确实比别人的长而多。我已经知道，在印度，猴子是被尊重和爱护的，到处都有一位大颌猴王的神像，把人叫作猴子并无菲薄之意，便也随着开心地笑起来。

经过在大片场地中一番巡游和接待我们的“猴子”的热心介绍，我才明白了所谓托莱坞是怎么回事。这里有三处摄影棚、一所道具库，还有些化妆室和休息室之类的房子，剩下便是大片空地。这里只是一个供使用的场地，既没有电影厂、电影公司，也没有导演、演员、摄影师等等，除几个办事人和守门人和工人以外，也不见什么经理和什么

长、什么主任之类。一切都是凭合同临时搭配，不是永远固定的；主要的事是生产电影。怪不得印度出产电影数量之多一直占世界第一位，原来除了因为语言种类多以外，还有个出产方便的条件，当然随着来的也有激烈的竞争。印度人爱看电影，爱听歌观舞，也是一个重要条件。那时有些电影一演就是几十星期不断。有个电影院门口总是那部电影的广告，加上“进入光辉的第若干周”横幅。最长的一个，我记得是不但超出了五十二周，而且似乎到了一百周，就是说在一个电影院里演了两年——如果我记错了，那也是一年多，绝对不会更少。我在它宣传一年之后去看过，上座还不错，影片却并不出奇，没有给我很深的印象。另一方面，演不了几星期就告结束的也不少。这使得电影界的人都很紧张，外界却不能体会。当然这种情况只是就印度自己语言的电影而言，至于好莱坞制造的等等外国电影，只是在几个大电影院里供懂英语的人看，那是一两周照例换片子的。

“今天你们来得巧，正好有一部新电影开拍。现在时间大概快到了。我领你们去。”“猴子”说。

于是我们到了一处摄影棚前。

“猴子”告诉我们这部新片的主要演员的名

字。

“这不是《银行司库》的女主角吗？”我惊问。

“不是她还是谁？”

刚到这叫做摄影棚的大空房子前面，我忽然看到快步走过来一个披散着长发的少女，一眼我就认出她正是那位女主角。

她走过我们身边的时候，被“猴子”叫住了。

“我向你介绍几位中国朋友。”

我也荣幸地夹在众人中同她握了一次手。

“我看过你的《银行司库》了。”

“人人都看过。”她冷冷地回答。

“祝你新片子成功。”

“谢谢。”她仍然毫无表情。

接着她就告辞，说她要马上化妆，拍下第一个镜头。

在这飞一样地跑来跑去和一刹那间的接触谈话中，我得到的印象是一个憔悴的少女而不是一个红得发紫的大明星。她个子不高，又很瘦，面色淡黄，头发乌黑，有点象中国人。一对灵活的大眼，一双嫩弱的小手，走路象跑步，看来她也许只有二十岁，也许还不到。她披在身上的印度女服“纱丽”和裹紧上身的短袖衬衫也不能使她显得年纪大

些。这和我在电影里看到的她一比，除了脸型和神气以外，简直是两个人。可是我一看就认出来，因为在电影里她遭受悲剧性打击时的伤心表演和她此刻开拍新片前的自然流露不知为什么竟有相似之处。

我们进了摄影棚。空荡荡地，只在一头布置着一间草房和一排篱笆，篱笆中开一扇门，半掩着。有人还在场上增减一点东西。导演和摄影师和管照明、场记等等的人都忙得很，我们便没有过去。可是导演看见了“猴子”带了三个人进来，自然一眼就看出是中国人，便举手打了个招呼。摄影师在机器前一抬头也看见了，也笑着打了个招呼。棚里还有几个参观者坐在那里。“猴子”没有介绍便引我们到那一边去坐下。

女主角来了。并没有多少化妆，只是换了一件朴素的“纱丽”，光着脚，梳起一根长辫子，仿佛是村女打扮。她急步走到篱笆门前，一只手扶着门，伸头对外斜向一边看。大概是导演做了个什么手势。她把头又偏过去一点，问道：

“是这样吗？”她说的是英语，同跟我们谈话时一样，可是她在影片中是说印度斯坦语并且要唱歌跳舞的。

灯光大亮起来，一个人拿着一块牌子赶到摄影机前一晃，随即跑了过去。导演不知怎么发的号令。一霎时灯光又暗下去了。女主角跑了过来，跟导演和摄影师等人讲话。我只瞥见到她当拍摄时的一刹那间，脸上表情突然一变，随即恢复原状。大概那是剧情要求的表演。她能变化得这样快，如果不是我一直注目对她望着，一定不会看出来。

“这只是个开拍仪式。”“猴子”站了起来。

看样子，我们以不打扰拍电影的人为好，于是我们同另几个参观者一同退场。

出了摄影棚，仍然是“猴子”带路，有说有笑；只有他一个人送我们到大门口。

“我没有家，有事无事差不多天天在这里。你们随时可以来找我，只要提‘猴子’，没有不知道的。”说着，他把前襟敞开，露出胸前一撮黑毛。“猴子！记住了。”他的大手和我紧握了一下，我觉得手指也痛了一下。

以后我再也没有去托莱坞。我那位电影界朋友也回国了。我和这位热情似火的“猴子”只有一面之缘。

可是那位女主角，我在她的新片子中却看到

了。影片平平，没有前一部那样叫座。以后她又演过几部片子，我都没有看。她主演的第一部片子是我看过的少数印度影片中留有印象的之一。《银行司库》、《外乡人》、《命运》是我还记得起来的三部故事片的名字。三个不同的女主角，我只当面见过她一个。另外，大吹大擂的演古典名著的影片我也看了几部，却只留下布景场面的印象。

后来几年我多在乡间，很少看到电影。回到城市后有时偶然想起来翻看一下印度电影广告，却久不见那位女主角的名字。

大概她红了一阵子以后就退出影坛了吧？

过几年我偶然见到一位看印度电影的朋友，忽然想到问他那位女主角后来怎样了。

他对我讲了一句话，所答非所问。我当时没有追问，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答复我。他说的话是：

“她有犹太血统。”